

舞星情泪

戴恩高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舞 星 情 泪

戴 恩 嵩 著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芭蕾舞星独特生活经历的长篇小说。

年轻漂亮的芭蕾舞演员金玉玲，在大奖赛中一举成名，歌舞团团长却向她伸出贪婪之手。为摆脱险恶环境，她不得不投奔远亲，寻求立足之地。她不甘心离开舞台，希求重展自己的舞姿，欲成立歌舞团。俊秀的容貌，优美的身材，给她带来崇拜者，追求者，也给她招来种种非议。丈夫和她分手，身居高位的领导不开绿灯，使她的精神倍受打击，计划屡遭挫折。最后她找到了在事业上支持她的情侣，并冒着风雪去乡间寻找资助人，使歌舞团的成立初具规模。但情侣却移情金发女郎，她的心灵又一次受到创伤，然而她终究是生活的强者，坚定地朝她的既定目标走去。

作品通过金玉玲对艺术和爱情的执著追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艺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向，表现了6位青年男女各自走着不同的生活道路。热恋、苦恋、单恋、婚外恋，编织着色彩斑斓的爱情之梦，描绘了八十年代改革大潮中各种人物的心态。

小说的结构严谨，形象鲜明，情节生动，悬念迭起，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目 录

第 一 章	东 奔	1
第 二 章	初 恋	14
第 三 章	蜜月里的丧事	28
第 四 章	暗 箭	50
第 五 章	少有的健美按摩	66
第 六 章	夜泳奇遇	82
第 七 章	舞 情	102
第 八 章	海报引起的肚脐之争	128
第 九 章	游园聚会	143
第 十 章	少女泪	163
第 十 一 章	在诱惑中抗争	185
第 十 二 章	为官之道	201
第 十 三 章	姑娘跳楼	220
第 十 四 章	酒后吐真言	236
第 十 五 章	绝 望	260
第 十 六 章	风雪路	276
第 十 七 章	乡间柔情	296
第 十 八 章	不能接受的爱	314
第 十 九 章	困 惑	335
第 二 十 章	金发女郎	352
第 二 十 一 章	情 劫	370
第 二 十 二 章	送 别	392

第一章 东 奔

1

东去的列车象体态笨重的黑色巨蟒，在闪闪发光的钢轨上缓慢地爬行。每到一个小站，它都疲倦地停留好长时间，把拥挤在站台上的旅客全部吞掉之后，又懒懒地开向前方。

车厢里很挤很热。旅客们喊着叫着，不知踩疼了谁脚，间或一阵怒骂。烟酒、汗臭、粉香混合成一体浓味不断袭来。

靠近车窗的座位上，有一位美貌出众的姑娘。她的座位前边放着一个带有4只小轮的大皮箱，皮箱太重，会把行李架压坏，只能放在座位之间的空档里，使她很不得劲。

这是80年代的第一个春末。人们对披肩长发还视为奇异的发式，她却已经披散了整整一年了。这也难怪，她扮演的舞蹈形象，大都是维吾尔族的少女，不留长发怎么行呢？

造物主赐予她的美实在太多。苗条的身材，俊美的脸型，洁白的肌肤，处处显示出青春的活力。那件可体的米色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露出一块琥珀色的胸脯。裙裾太短，遮不住膝盖，她把一块丝绸手帕铺在腿上，又压上一只玉琢般的手臂。

百无聊赖的旅客们随着列车的运行，摇摆着他们的身躯，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她的身上。

她似乎已经感受到这些目光，便把眼睛转向窗外广袤无际的原野。错落有致的黄土高原向后面缓缓闪去，金黄色的麦浪出现在她的面前。她好象在感受着自己就是这幅景象中的一部分。两天一夜的旅途生活使她脸上增添了倦容，但她毫无睡意。她知道她越来越接近日夜向往的地方。那儿有金黄色的沙滩，带有咸味的海风，日夜不息的碧波金涛。在她很小的时候，妈妈告诉她，凡是生在海边的人，都是海的儿子、海的女儿，海神会赐予儿女们很多很多的幸福和快乐。她的妈妈一辈子没有看见大海。在她15岁的时候妈妈永别了那片风沙迷漫的黄土高原。她在姨妈家住了两年就考上了北京舞蹈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边疆歌舞团，离开大海就更远了。

列车在一座大城市停车8分钟，把车上站着的旅客几乎全都吐了出去。新上车的人找到座位以后，又把目光倾注在她的身上。

一个少女只要长得漂亮就会引来许多异性的目光。只有靠冷峻和严厉才能避开这种可怕的目光。这时，她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刚刚结束的过去……

2

天山脚下的露天舞台，暑气蒸腾的傍晚时分，人头攒动的宽阔场地，各式各样的民族夏装。人们嬉笑，谈天，留心舞台帷幕的动静。每个人都想亲眼目睹在北京获得独舞头彩

的《雪莲花》，都想看一看这个独舞的创作者金玉玲赴京参赛归来的绰约丰姿。一种从未有过的渴望和冲动象夏天傍晚温热的山风一样撩拨着每个人的心弦。

斜阳撒播着金辉，暑气渐渐消退。扩音器里传来了报幕员介绍赴京参赛获奖经过的清脆女高音。这声音预示着演出即将开始。

帷幕徐徐启动，几千束专注的目光投向舞台。舞台上是一片湛蓝的昏暗，把人们带进了十多年前的动乱岁月。舒缓深沉的乐曲响起。

聚光灯下出现了一位仙女般的美神。她身穿洁白的乔其纱透明舞服，把她苗条秀美的身段衬托出来。她象一朵飘忽不定的白云，象一枝娇艳盛开的天山雪莲，象一只无忧无虑的翩翩轻燕。

随着乐曲节奏的加快，她的舞蹈开始了。当她碎步急走、扬臂跳跃时，人们感到她在追思、在回忆、在求索、在倾诉。每一个动作都那么优美，那么动人，那么干净利索。

空气完全净化。优美的舞曲占有了整个空间，人们几乎屏住了气息。这天山脚下第一位誉满全国的舞星把她的精彩演出献给了边疆能歌善舞的公民，给他们带来了甜蜜的希冀，带来了心房的躁动。显然，激起人们强烈欲望的不仅仅是她美丽的容貌，也不仅仅是她那裹在舞裙里的高耸的乳峰、柔软的腰肢、秀美的双腿，而是从她心灵深处燃起的那股火一样的热情，从她美目中流溢出来的震撼心灵的光彩……每个人都希望把时针止住，让太阳停止运行，多看一眼她优美的舞姿，甚至渴望能触摸到她那柔嫩光滑的肌肤，那怕是一瞬间也好。

当她象一朵盛开的雪莲一样稳稳地伫立在舞台中央之后，帷幕徐徐闭合。台下爆起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象潮水一样经久不息。

她在后台还没来得及卸妆，便拥进一群青年男女。无数只形状不同的手拿着精制的塑料皮本伸过来让她签字。镁光灯如闪电一样亮过一次又一次。按动快门的“咔嚓”声淹没在青年们的赞美和感叹中。

“玉玲同志，今晚我给你单独安排了一个房间。你太累了，要好好休息。”歌舞团的马团长这样关心地对他说。

她成功的演出，毫无疑问是全团的光荣和骄傲。团长对她分外敬重，把她送回住处。

“马团长，获奖并不是我的最终目标。观众对我的鼓舞太大了，我还应该向更高的目标迈进。我想根据长篇小说《天山女神》改编成一出大型舞剧，你看行吗？”她打着团长为她准备的漂亮的单间，却在构思着大型舞剧。

“行，当然行。还是《雪莲花》的风格？”

“不！我想再大胆一些。”团长在场，她不好意思卸妆，坐在床沿上打开提包，把化妆用品摆到桌子上。“我想更多地借鉴芭蕾舞的表现方法，使我们的民族舞蹈更丰满一些。”

“你的想法太好了，我一定让音乐、服装、舞美设计人员很好地配合你完成创作任务。”

他的目光在她的身上扫描，和她的目光相碰之后，她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惶惑感。似乎已经意识到这是异地演出的天山脚下，况且夜已很深，再交谈下去会招致一些不测的意外，她正要拿起暖瓶倒水，他立刻上前止住她说：

“先别倒，你等等。我弟弟给我捎来一盒巴西最新产品速溶咖啡，你尝一下。”

说完，他转身走了出去。不大一会儿，他拿着一盒印有外文商标的咖啡，倒进她的茶杯里。她注意到，他在不时地扫视她。

“团长，我不喝咖啡，不了。”

“呃，这几天你太辛苦了。这种饮料可以为你解除疲劳，疏通血脉，我给你多加一点糖，喝一杯你就会知道，味道太美啦！”

他给她的茶杯里加了两块方糖，冲进开水后冒出一股白雾，飘出了醉人的芳香。他又为自己冲了一杯，然后用拴在钥匙链上的小调羹轻轻搅动着，情思绵绵地看着她。

“喝吧！”他首先轻轻地抿了一口，又说，“我喜欢它的苦味，不喜欢放糖。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带有甜味的咖啡使她产生了沁入肺腑的畅美之感。她一口一口地喝下去，那妙不可言的甜香立刻弥漫了她的全身。不知是演出过分的疲劳，还是咖啡解除疲劳所必有的那种感受，她感到眼皮变得僵硬起来，恹恹欲睡的昏晕使她很想立刻倒下进入梦乡。眼前的暖瓶、茶杯、化妆盒、梳妆镜全在她的视野里摇晃起来。马团长直直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在她的眼里，他好象迷雾中的佛像一样变得模糊不清。

“我困了，想睡觉，实在对不起了。”为了不在团长面前失态，她希望他马上走开，好关闭房门，上床入睡。她有点支持不住。

他却毫无离开的表示。她模模糊糊地看到，他站起身来

向她慢慢走近，脸上带着狰狞可怕的淫笑，象玩弄一只垂死的山羊一样对她说：

“困了吗？喝了这杯咖啡，你会变得更美，你会得到幸福，会感受到从没感受到的舒畅和甜美……”

下面的话没有听清，周身的躁热使她微微合上双眼。她全身酥软地仰倒在床上。就在这时，她隐隐约约地感到体内产生了一种异常奇特的感觉，冲动、兴奋、躁热象毒蛇一样在她每块肌肤、每条血管、每根神经里狂暴地奔涌。她的全身象麻木一般，又象有无数只蚂蚁在无情地啃噬着。这种感觉很快向下身蔓延。一种使她惊恐和惶惑的欲望无情地撕扯着她的灵魂和肉体。顿时，眼前迭印出不曾见过的幻影，那种最神秘、最新奇、最能使她心旌摇曳的图景在她面前晃动。她双目呆滞，神志朦胧，两颊喷火，呼吸急促，不太灵便的嘴唇发出低低的呻吟：“我……我好象病了，我……”

“不是病，不是。你会得到更多的快乐！”他不愧不忙地这样说着。她感到舞鞋脱掉了，落到了松木地板上，丝袜剥落了，袒露出光洁的双腿。当他解她的裙带、撕她的胸衣的时候，她用尽全身的力气举起手来。然而，手臂那么酥软，那么麻木，那么不听使唤，又软绵绵地垂落下来。

一个巨大的身影向她覆盖而来。她还没来得及掩饰自己的赤裸身躯，忽然意识到他要干什么。也许是在哪本刊物上看过的少女自卫动作又浮现在她的眼前，也许是在芭蕾舞中经常出现的吸腿舞姿的本能反应，没等到那个身影压到她的身上，她的一条腿便猛地提了起来，不偏不斜，膝盖正好撞在了他的下体上。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出了一声死亡前的惨叫，象石碾一

样从床上跌了下去，摔到了涂着油漆的地板上……

她浑身渗出了冷汗，咖啡和药物的力量完全耗尽，头脑变得异常清醒。

“你不能这样，不能！”她严厉地喊着，重新穿好衣裙。她以为他已经死了，赶快低头看他。

他在地板上蜷曲着身体，浑身瑟瑟发抖，双手捂着下身，口里微微气喘。疼痛在渐渐减退，他看到了她那双冷漠无情的俊美的眼睛。

“团长，你不该这样，我需要艺术，我的艺术生命刚刚开始，你为什么这样？”

她庆幸他并没死在她的房间里。她给他穿好衣服。他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弓着身子走了……

此后的一年间，她所经受的报复比肉体的蹂躏还痛苦10倍。马团长以培养舞蹈新秀为由，把她降为《雪莲花》的B角，以发扬民族舞的优良传统为名，制止了大型舞剧《天山女神》的创作和演出。不知为什么，在歌舞团内盛传着她和乐师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一次她找到这位乐师，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马团长突然破门而入，恶狠狠地对她说：

“你不要以为得了金牌就可以为所欲为，我需要的是舞蹈演员，不想看到在我的歌舞团里出现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水性杨花？她还是一个情窦未开的少女，她还没谈过一个男朋友，怎么说是水性杨花？她哭了。没有反驳，没有解释，她知道这是为什么。她看到了一个前后判若两人的无赖，看到了一个被颠倒了的世界。泪水象少女心海里溅出的血滴，象破碎了的肝胆涌出的苦汁一样流淌着。

她想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一位维吾尔族的善良大嫂把她从轻生的路上拖了回来。

她想到了寄居过两年的姨母家，想到了姨母有一位远房姐姐的丈夫在临海市担任文化局长。

这种转弯抹角的曲折关系，使她看到了生活、事业的曙光。她要到临海去，她要在那里继续她的舞蹈事业，那里一定是另一个崭新而又神奇的天地……

3

临海市。

61岁的文化局长李忠儒，人们几乎忘记了他的姓氏和名字。在市直机关的中层领导中数他年纪最大，因而人们都习惯于叫他“老局长”。他对这个“老”字感到疙里疙瘩，很不舒服。每当有人在“局长”的前面加上“老”的时候，他抽搐着两腿的肥肉，眉头紧紧一皱，颇不满意地说：

“我老吗？科学家们是怎么说的？人生70不算稀，60岁还是小弟弟，我还想再干它10年8年呢！”

话虽这么说，却又力不从心。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还是悄悄地侵入他那肥胖的躯体。心绞痛已经发作过两次，他把发病的知情者压缩在最小范围之内，稍有好转便立即按点上班。

动乱结束以后，老干部香了好长一阵子。近几年来，干部年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时间不等人，年龄不饶人，他不得不认真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不得不抓紧机会为青年人多做一些有求必应的事情，以免离休之后出现门可罗雀的悲凉景

象。

他接到了金玉玲的一封用痛苦的泪水写成的长信，一口答应让她调来临海工作。今天她真的要来，又记不起她的模样了。

“玉玲今天下午3点下车。你去接接她。”吃过午饭，他又把那封长信看了一遍，对他的老伴周英说。

“我去接她？”周英带着隐隐的愠怒，用手指点着那封信上的泪痕说，“还流着眼泪写信，整天露着一半胸脯、光着大腿跳舞，让那么多人看，会有什么好事！她和那马团长说不定……哼，我才不去接她呢！”

她那胖胖的胳膊在空中划了半个圆圈儿，便摇着肥大的臀部向里屋走去。老局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躺在藤椅上微微合起双眼。心情趋于平静之后，又睁开眼看了看墙上的报时电子钟，便拿起了身边的电话……

半小时后，火车站旅客出站的大门口外，出现了一位身材伟岸的青年人。他面皮白皙，前额宽阔，头发油亮，眉清目秀，浑身透出一派学者风度。可惜，这位专攻过心理学的大学毕业生，命运之神把他抛进了文化局。老局长见他能说会道、对领导唯命是从，办起事来又极认真，便把他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从此掉进了千头万绪、永无休止的行政事务泥潭之中。今天，他接到老局长的电话后，便乘上上海轿车来到出站口，把接站牌擎得老高，等待着老局长的那位外甥女出现在他的面前。

离他很远的地方有一位少女在用搜寻的目光看接站牌。他透过拥挤推搡的人群终于发现了她。很美，比他想象中的她还美。顾长的身材，紧身的连衣裙，凡是裸露出来的肌肤

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当她弯腰去拖动那只带轮的大皮箱时，显出了她全身优美的曲线。长发如流瀑般倾泻着，象绿树丛中一只云雀。她走到他的面前打量了一番：“你是市文化局的？”

“是的，我叫邱翰，你是……”

“金玉玲。”

“我来！”他上前提起皮箱，脸上漾起谦和的微笑，“是李局长让我来的。一路上辛苦吧！”

“不累。我姨妈好吗？”紧紧地和 he 握手。

“好。咱们走吧！”

他们一起走进上海牌轿车。

刚才握手时使他感到的女人所特有的柔软、细腻、温热，好象仍然留在他的手上。他不转头去看她，只是透过车窗去看繁华的街景，从她身上飘来的奇异的芳香却使他心头泛起了微微涟漪。

“临海真是个好地方，比内地凉快多了。”她终于打破了车内的沉默。

“这儿冬暖夏凉，是消夏避暑的好地方。前几天从北京来了几位科学家，用最先进的仪器进行环境测试，发现这里空气中负离子的含量指数比夏威夷、雅尔达、日内瓦都高。过去的临海市国内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连中央的领导同志都来过呢……”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用尽可能多的溢美之词来赞颂这个清秀的海滨小城。从车窗吹进带有凉意的风浸润着车内的和谐空气。汽车驶入海滨路段，金玉玲惊叫起来：

“大海，大海，多美啊！我日夜想念大海，终于见到它

了……”

她的声音那么清脆，甜美，她的神态那么天真烂漫。她深情地看着碧波推涌的海面，眼睛涌出了热泪。她幽幽地对他说：

“我经常到青海湖里游泳，我以为那就是我想象中的大海。没想到，真正的大海这样宽阔壮丽，这样汹涌澎湃……可以游泳吗？”

“当然可以。你看！”他把身子靠近了她，指着远处的沙滩说，“那就是万米浴场。过几天就可以游泳了。”

她的心情难以平静。汽车驶入居民区后，她那高高耸起的胸脯仍在急剧地起伏着。

洪运街38号。

多么熟悉的地址。她那封用泪水写成的长信就是投寄到这个地方，姨夫只给她回了一封短信，让她调到临海市文化局听候分配。她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姨妈！”她进门第一眼见到姨妈，欢快地叫着。

姨妈见她穿着一条遮不住膝盖的裙子，脸上漾起了隐隐的不快。但这毕竟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不冷不热地打量了一番之后，她便沏茶倒水去了。

李局长显得神采飞扬。他对艺术界的漂亮姑娘见得太多了，每个姑娘都有自己的爱好，那种动不动就斥之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金玉玲的这套装束他并不感到别扭。如果是在5年前，那就另当别论了。

“玉玲啊，我和你姨妈都欢迎你来。你跳的《雪莲花》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你姨妈让我关掉电视，她对现代舞蹈总是看不惯。农村妇女刚刚进城，难怪嘛！你这次回来，我准

备把你安排到演出公司工作。”

说到这里，他稍稍顿了一下，似乎意识到应该让他的外甥女对文化部门的情况有个大体了解，便如数家珍地说：

“市文化局共分5个科室：办公室、政工科、文化科、艺术科、演出公司，都是科级单位。喏，”他指了指身边的邱翰说，“他是办公室的副主任，在文化局干了5年。刚来的时候是个行政秘书，工作干得满不错，去年才提了起来。他还不想当官儿呢，我批了他一通，到底当上了。这不，挺好嘛，哈哈……”

他全身的肥肉在藤椅里随着笑声有节奏地晃悠着。邱翰显得局促不安。金玉玲却关心地问：

“姨夫，咱这儿没有歌舞团吗？”

“歌舞团？”他止住了大笑，胸有成竹地说，“如今的歌手越唱越不象话，拿着麦克，声嘶力竭，不是哥哥呀妹妹呀，就是离情别绪，简直象在哭他爹妈似的。跳舞的也不成样子。舞台上的紧、透、露不是有人写文章批评了吗？你这次回来就不要跳舞了。到演出公司去干副经理，搞搞演出管理工作，挺好嘛！”

“姨夫，我不想当什么副经理，我还年轻，我离不开舞台！”她焦急地对姨夫说。

“怎么离不开舞台？说离就离！”他完全以局长的身份出现在她的面前。他的部下没有一个最象金玉玲这样不听局长指派，他有点气愤地说：“这事儿已经定了，不能再变！”

“玉玲，你姨夫为你想得够周到的了，你还不满意？”周英听到这场小小的争吵，从厨房里走出来，喷着满口的韭

菜味，对金玉玲瞥了一眼说，“你姨夫可是一局之长，谁也不敢和他犟嘴。好啦，该吃饭了。”

“玉玲同志，就听局长的吧！”邱翰看了她一眼说。

金玉玲慢慢地低下头。她感到气氛有点不对。

4个人围着餐桌坐好。周英做了6个菜，全是海鲜：清蒸对虾、红烧纹蛤、苕蓿竹蛎、凉拌冬粉……这是她来到临海市新学到手的烹调技术。老局长呵呵地笑着，举起斟满“莱州特曲”的高脚酒杯，对邱翰说：

“来吧，算是为玉玲接风！”他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夹了一块红烧纹蛤，吃力地嚼着，又对邱翰说：“让玉玲休息两天。上班的时候，你再领着她到各科室走走。来，喝。”